



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视觉史诗

“历史画家应当是‘传唱’历史的诗人。”曾创作了《英勇不屈》《井冈山上》《娄山关》等一批经典历史画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如是说。怀着“传唱”历史的雄心,2009年,79岁的全山石先生同他55岁的学生翁诞宪,历时两年合力创作了油画《血肉长城——义勇军进行曲》(见图)。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语言,将雄壮激昂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凝固为永恒的视觉史诗。

历史画创作有其独特性,它既须用精练概括的艺术语言再现历史的真实,也须融入创作者的认知和情感,并通过高度的艺术提炼达到艺术的真实。确定主题思想,是创作重点。为此,两位画家收集了大量材料,进行了详细考察,并对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。他们意识到,作品要超越历史表象,不能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,而应从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何以被久传唱”这一命题中寻找内在力量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自诞生以来,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不畏艰险、团结向前,其中蕴藏的正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

的精神。因此,两位创作者摒弃以田汉、聂耳等历史人物来表现主题的传统思路,而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所彰显的民族精神入手,以象征手法实现破题。

歌词中的“血肉”“长城”“起来”“前进”等,既奏响时代强音,也为画家们提供了创作灵感。通过不断理解和感悟歌词意象,他们的构思逐渐清晰:以“血肉长城”为主要意象统摄画面。长城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、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。用生命捍卫河山的爱国志士则以钢铁意志铸就血肉长城。两位画家将人物群像、雄伟长城与漫天硝烟等意象相组合,使画面整体具有一种精神的力度与象征的高度。

正如全山石先生所说,“创作这幅作品不能离开历史”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中的“义勇军”,并非一支正式的军队,而是抗战时期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。如何更好地刻画义勇军群像,彰显其精神伟力?两位创作者分析了美术史上大量经典之作,认为“团块化”是处理复杂

画面最有效的办法。于是,他们借用前人智慧,把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等不同阶层的爱国志士组合成一个又一个团块,使画面构图更加灵动、空间更加丰富。近景处,八路军战士、民兵、群众等形象错落分布,众人目光坚定、姿态勇毅,宛如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墙,与远景处的长城相辉映,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。中景处,浩浩荡荡的队伍则令静止的画面呈现出瞬间的动感。坚实的人物造型和巧妙的布局,不仅解决了“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,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”的超时空表现难题,还有力展现了“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的视觉主题,增强了画作的感染力。

对光影的艺术运用,也是处理复杂画面的有效手段。它可以隐掉细枝末节,让层次清晰,凸显主体。这件作品使用了大量光影手段,大大增强团块轮廓造型变化的灵活性,呈现出戏剧性效果。画面的色调处理也充满象征性。天空中大块的黑色被一道红色划开,这抹红,是朝霞、是烽火、是热血,也是信仰。红色,曾多次出现在全山石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,其蕴藏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。整体来看,画面色调浓郁、对比强烈,既强化了战争的氛围感,又传递出人物不畏强暴的坚定信念。

音乐与绘画的交织共鸣,使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激昂的旋律久久回荡。两位画家以油彩“传唱”历史,以精湛的写实技法、象征性的表现手法,实现了歌词意象的视觉化创造,成就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,传承并深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。如今,再次赏读经典油画《血肉长城——义勇军进行曲》,依然能感受到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,它以穿越时空的艺术光芒,持续照亮中华儿女的奋进之路。 据《人民日报》



影旅融合经验值得借鉴

重大历史题材影片《南京照相馆》全国公映之际,影片核心拍摄地——上海影视乐园(车墩影视基地)同步开启专场探营活动。在这里,1:1复刻的抗战时期南京街区、升级换新的全国首家“实景商业院线影院”上海影视乐园大戏院,配合陆续推出的沉浸式纪念抗战胜利主题活动,共同构建起“实景观影+沉浸体验+主题游园”三位一体的创新空间,为观众提供“电影在哪儿拍,就在哪里看”的独特文化体验。

步入《南京照相馆》拍摄地,一座高约12米、宽约6米、绵延约112米的残破城墙瞬间将时空拉回1937年的南京。这绝非普通布景,而是凝聚了近500人置景团队心血的匠心之作。“这是根据历史照片1:1高度复刻被轰炸后的断壁残垣。我们专程赴南京城墙实地翻模,以真砖实筑结合影片搭建。”《南京照相馆》置景指导、上海影视乐园首席设计顾问秦枫介绍。尤为考究的是,砖体上甚至精准镌刻着当年建造时捐赠者的姓名,严格遵循古制——彼时城墙砖需标明监造者,以便责任追溯。

细节之处见真章。斑驳的砖面、焦黑的弹孔、坍塌的垛口、坦克碾压的痕迹,均经道具和特效团队反复验证。秦枫表示,拍摄期间每日有十余位置景工作人员驻场维护,确保场景始终符合正常拍摄需求。

目前“南京城”内的部分场景,如城墙、吉祥照相馆、邮局等,按20至30年

的使用标准建造,可在今后相对长的时间内对外开放,供更多游客近距离体验、参与互动。

作为影片核心叙事空间的“吉祥照相馆”,在影片中与外部破败街景形成鲜明对比。考虑到游客体验与安全,影片杀青后乐园对其进行了专业修复,使其内外景恢复至“战前”相对完好的状态。“内景原本在摄影棚内拍摄,电影中房子最后被烧毁。”秦枫特别说明,现在的“吉祥照相馆”不仅复原了建筑外观,更将摄影棚内的内景道具原汁原味地移置过来。

“‘源头共创’的理念是此次合作的核心,我们不只是提供拍摄所需的空间与配套服务,更致力于通过场景传递深层的社会价值。”上海影视乐园党总支书记、总经理卢绪玲介绍,观众在影院内观看完《南京照相馆》,沉浸于银幕上1937年南京的烽火岁月,推开影院大门,眼前便真实呈现出影片中的断壁残垣。“这种从视觉到实景、从想象到现实的强烈冲击,让历史不再是屏幕上的遥远影像”。

秦枫介绍,“从拍摄初期,场景设计便深度融入了未来文旅运营的基因,这

既助力影片宣发,更能发挥作品在社会价值传播上的长尾效应”。

与此同时,《南京照相馆》实景拍摄地还打造了沉浸式爱国主义实景教育课堂项目《南京城下》。参与者化身为抗战救亡团成员,肩负守护关键胶卷、揭露历史真相的紧迫使命,在专业NPC引导下穿越精心还原的街巷,直面智斗周旋、躲避空袭、紧急救援等六大任务关卡。

“95元套票包含电影票与乐园门票,比单独买80元的乐园票要更实惠。”上影集团工作人员介绍,这种定价策略旨在提升观众的沉浸式体验感。“以前我们搭的景,观众只能在电影院里看到。如今观众刚在影院看完剧情,转身就可以走进街区实地体验,震撼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当实景地——残破的“南京城”中,阴云密布的天空上恰好有飞机飞过,低沉的引擎声划破天际。一位刚看完电影的观众下意识对同伴感叹:“这声音像是电影里出现过……”这句不经意的感慨,瞬间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,也道出了在电影诞生的实景地重温那段抗战岁月的特殊意义。 据《文汇报》

舞剧《咏春》的非凡表现手法

不久前,舞剧《咏春》在俄罗斯巡演一票难求,谢幕时观众掌声长达20分钟。至此,《咏春》已在全球49座城市演出超200场,打动了国内外众多观众,赢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。《咏春》以戏中戏的叙事策略,借用电影蒙太奇手法,讲述咏春拳宗师叶问的故事。作品将广东两大非遗“咏春拳”和“香云纱”融入整体情节叙事,一代宗师的传奇在粤韵风华中娓娓道来。

随着“国风国潮”崛起,近年来,舞剧纷纷探索传统非遗的舞台转化。可以说,在这方面,舞剧《咏春》给出了不一样的“答题”思路。

《咏春》挖掘非遗的特质,巧妙将三组关系融入舞剧结构,丰满了人物形象。第一组是叶问的咏春拳与八卦掌、太极拳、八极拳、南螳螂拳的比拼,为整部舞剧贡献了舞武结合的“名场面”,用拳脚往来的快慢,身体腾挪的流畅与凝滞,劲力的延伸与使出,集中体现武者们的渊渟岳峙、攻防之间的心理变化。第二组是以猪肉荣为代表的善良百姓与黑恶势力的抗争,这既是街坊们跟叶问学武的机缘,又是猪肉荣牺牲的伏笔,以写实手法强调“平凡人皆是英雄”的舞剧主题。第三组是叶问内心“拳”与“人”的对照,表现叶问在咏春拳传播初期遇到的困境、夫妇二人的离别等情节时,个人舞段始终饱含着内心的挣扎,体现出强大的艺术张力,塑造了一个气场内敛又武功超群的宗师形象。由此,非遗特质与舞蹈、剧情形成互文,为观众解读带来巨大的回味空间。

在当前各类非遗题材舞蹈中,非遗往往是人物角色的背景、故事情节的场面。《咏春》的香云纱舞段探索跨媒介呈现,借助空间的流动、节奏的快慢,将非遗的特点与特定舞段的情感相结合。当夫人永成离开,叶问悲痛无奈的独舞之后,出现一段女子的香云纱舞段,永成穿梭在香云纱之间,此景终成追忆。主创并没有写实地展现香云纱的染整工艺,而是借用其光滑、柔韧的特质隐喻永成的性格与情感。女舞者们牵着香云纱纵横徐徐而行,垂坠的纱幔在舞台逶迤绵长,寓意着永成绵绵思念、涓涓爱意的流动。其中一位女舞者跪坐在上场口,缓缓收整无尽的香云纱,似乎象征着永成的柔肠百转。香云纱拖垂出的空间、暖黄的灯光、舒缓的节奏,温柔而深情的情感底色,与前段叶问刚硬疾速的动作、直抒胸臆的悲痛形成鲜明反差,在含蓄中更显情感的深沉。在舞台语境下,《咏春》通过演员调度、灯光流动、舞美设计,借广东佛山特有非遗技艺表达出人类共通的情感。

舞剧《咏春》的创作探索让我们看到,“非遗”和“跨媒介”不能停留于形式和噱头,舞剧本质仍是艺术对人内心与精神世界的表现。跨媒介创作只有深入理解和表达非遗的精神意蕴,才能找到形式创新的突破口,跨出时代的广度,走进人类精神的深处。

据“学习强国平台”

